

## 〈台灣佛教新史〉之八 ——清代來自黃檗山僧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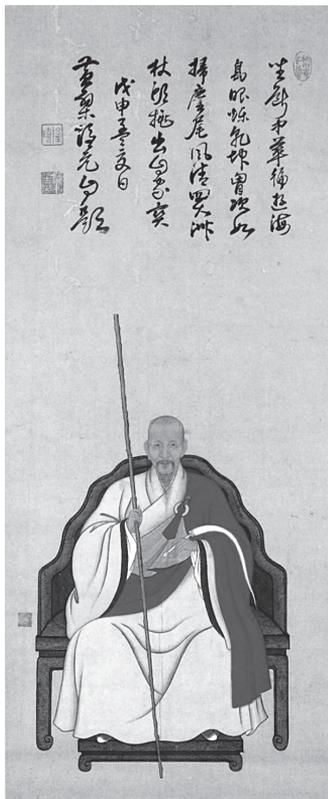
闕正宗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副教授

### 一、前言

明清兩代從福建移居來台的先民，以漳、泉人士最多，即俗稱的閩南人，而閩南地區乃是指泉州、漳州、廈門而言。然佛教宗派傳入台灣，並非以閩南地區為要宗。例如在晚清逐漸成為影響台灣佛教主流的鼓山湧泉寺屬閩東地區，講福州話，而來自普陀山的則屬浙江的臨濟宗法派。

明末清初，福清黃檗山僧人大批前往日本，其中最膾炙人口者乃隱元隆琦禪師，開創出日本最後一個宗派黃檗宗。前文〈清初台灣府天后宮與海會寺僧侶〉，根據台南大天后宮現存牌位所載：「第一代泉洲開元當山示寂傳臨濟正宗第三十四世主席黃檗四堂誌載良準紫雲弘開戒法標大和尚蓮座」，已辨明「良準紫雲弘開戒法標大和尚」即是黃檗山第14代住持良準明標（1652-1734），雖然他是否來台



十七世紀日本喜多道矩（長兵衛）所繪之隱元隆琦禪師像

〈台灣佛教新史〉之八——清代來自黃檗山僧侶

任大天后宮住持，仍待釐清，但黃檗山法派自清代開始深具影響力為不爭事實，正如連雅堂的觀察：「佛教之來，已數百年，其宗派多傳自福建。黃蘗之徒，實授衣鉢……。」<sup>1</sup>黃檗山傳臨濟法脈，不僅影響日本，也傳入台灣。

福建福清黃檗山萬福寺與福州鼓山湧泉寺、怡山西禪寺三者有著密切的關係，<sup>2</sup>而這三座叢林也是清代台灣僧侶的祖庭，只是黃檗山臨濟僧人在台活動較少被提及。

## 二、黃檗山萬福寺創建與歷代住持

據隱元隆崎弟子性幽獨往等編訂的《黃檗山寺志》記載：

寺之創，自唐正幹禪師始，蓋貞元五年也，額曰「般若堂」。後八年于其東大闢堂宇，德宗改為「建德禪寺」。盛于宋，微于元，重興于明。洪武二十三年，莆陽心鑑周公為檀越，大休禪師主之。……以嘉靖乙卯倭變，灰焚殆盡，僧徒星散，又成榛莽之區。久之，近民生心，田地幾為烏有。隆慶初，僧中天圓公誅茅于斯，志圖恢復。萬曆辛丑，毅然赴闕，請賜《龍藏》，崇鎮寶林。居八年，未蒙諭旨，以疾卒于都之長榮茶菴。其徒孫興壽、興慈，不怠先志，懇請愈堅。越六年，相國葉文忠公代力奏請，改額曰「萬福禪寺」。神宗皇帝勅賜全藏，計六百七十八函；勅書一道，命中使王舉同僧賞護到山。仍發帑金三百兩為

1. 連橫：《臺灣通史》，頁 576。

2. 【日】靜山生：〈心をひく先人達の壁に記した墨跡 ソバや野菜料理で酒宴を開く 福建省黄蘗山を探険(D)〉，《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36年1月17日，2版。

費經費，時萬曆甲寅年也。……戊午春，興慈歸寂。丙寅而興壽亦歸。崇禎己巳，玄孫隆宓、隆瑞等復構二客堂于殿之左右。已而，念祖庭秋晚，正道無聞，必有弘法開堂者，庶不失古今標格。以是謀諸檀樾外護，敦請金粟密雲禪師主席。庚午春，飛錫南來，全提向上大機，直指當人本旨。黃檗宗風，于斯始振。未幾而還金粟。癸酉冬，宓、瑞復仝外護龔居士等恭請費隱禪師住持，恢張祖道，永為十方禪刹。衲子無遠近，望風率至。丙子夏，師應建寧蓮峰之請。瑞同檀信等，念黃檗為列祖之席，不可空懸，請隱元禪師以繼其位。未期年，衲履盈室，大振臨濟之風，中興黃檗之道。師之功於前此殆有加矣。……甲申孟春，師有天童掃塔之行，寺事請羅山亘禪師主之。是冬，構左右兩廊于殿之前，奉祀伽藍祖師。丙戌春，亘公仝諸檀信仍接師回山。時適世界紛紛，僧俗戚戚，幸祖道如故，大教不祧；而親領大乘、同悟禪宗者，不下數十人。所謂「長安甚鬧，我國晏然」，誠不虛矣。<sup>3</sup>

黃檗山萬福寺創建於唐貞元五年（789），由正幹禪師（生卒年不詳）開山，唐德宗時，將原般若堂改為建德禪寺，至宋代宗風大盛，元代衰微，明代中興，洪武二十三年（1390）由大休禪



福清黃檗山萬福寺

3. 清·性幽獨往等編訂：《黃檗山寺志》第2卷，GA084n0086\_002, 0061a10, CBETA。

〈台灣佛教新史〉之八——清代來自黃檗山僧侶

師住持，嘉靖三十四年（1555）倭寇之亂盡毀，僧徒四散。隆慶年間（1567-1572），中天正圓（1537-1610）力圖恢復未竟全功，其徒孫興壽、興慈繼其志，越六年，改寺額為「萬福禪寺」，萬曆四十二年（1614）神宗皇帝並賜藏經。崇禎二年（1629），敦請金粟密雲禪師（1566-1642）住持，翌年春，密雲禪師南來，大振黃檗宗風。4年後，密雲禪師歸去，再請費隱禪師（1593-1661）住持；崇禎九年（1636），費隱應建寧蓮峰之請他去，乃請隱元隆琦禪師（1592-1673）繼其位；崇禎十七年（1644）春，隱元有天童掃塔之行，乃請羅山亘信禪師（1603-1659）住持。

明末清初，自黃檗山第四代亘信禪師之後，再傳第五代超沛慧門（1614-1664）、第六代超願虛白（1615-1673）、第七代超宣廣超（1600-1678）、第八代明淨清斯（1617-1705）、第九代明晟天池（1622-1694）、第十代明謙惟吉（1634-1706）、第十一代明洽渾古（？-1719）、第十二代明逕壁立（1642-1724）、第十三代實任仲祺（？）、第十四代明標良準（1652-1734）、第十五代實玉靡瑕（？）、第十六代實存碧遠（1682-1753）、第十七代缺、第十八代實聖濬微（1676-1743）、第十九代實心傳印（？）、第二十代實昂晦谷（？）、第二十一代際勤曇愍（？）、第二十二代實晃清亮（？）、第二十三代際愚朗純（1693-1763）、第二十四代際傳心然（1688-1752）、第二十五代際深智泉（？）、第二十六代達崗傳陵（？）、第二十七代際郁湛青（？）、第二十八代際位若育（？）、第二十九代際茂道林（？）、第三十代際萱雪椿（1690-1771）、第三十一代達盛慧隆（1712-1786）、第三十二代了鏞極鋒（1718-1781）、第三十三代了祥慧國（1725-1781）、第三十四代達捷開科（？）、第三十五代際念了情（？）、第三十六

代際璽珩玉（1719-？）、第三十七代達鑑成瑛（？）、第三十八代了心慧長（1724-1801）、第三十九代達埽承垠（？）、第四十代達光道暹（1755-？）、第四十一代了鈺繼宗（1745-1806）、第四十二代悟春界陽（1745-1801）、第四十三代了曇自芳（1734-？）、第四十四代了馨清馥（1749-1826）。<sup>4</sup>至晚清道光年間，共傳44代。

道光四年（1824），福清縣知縣張縉雲重修寺院，住持達光道暹續修《黃檗山寺志》，<sup>5</sup>重修完成後「迺延蘭翁大和尚，主持啟戒」。<sup>6</sup>道光四年之後，萬佛寺遭回祿之災，僧徒四散，同治年間再度重建，光緒三十四年（1908）初，當時的住持為啟耀，監院如蓮，副寺增賢，但寺產已大不如前，僅及全盛時期十之二三。<sup>7</sup>

### 三、府城黃檗寺（庵）與宜蘭昭應宮

#### （一）府城黃檗寺的建立

據《臺灣縣志》載：「黃檗寺，康熙二十七年，左營守備孟大志建。三十一年火。三十二年，僧募眾重建。前祀關帝、後祀觀音三世尊佛，僧房齋舍畢備。周圍植竹，花木果子甚多。」<sup>8</sup>又據《臺灣府志》載：「（黃檗庵）在海會寺南數里。壬申年，災於火；歲

4. 清·性幽獨往編訂、達光道暹續修：《黃檗山寺志》第4卷，GA084n0086\_004, 0173a01-0224a02, CBETA。

5. 清·張縉雲：《黃檗山寺志·續脩黃檗山誌序》第1卷，GA084n0086\_001, 0003a02, CBETA。

6. 清·達光道暹：《黃檗山寺志·黃檗重脩寺誌序》第1卷，GA084n0086\_001, 0005a02, CBETA。

7. 【日】佐倉孫三（達山）：〈遊黃檗山記（承前）〉，《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1月7日，4版。

8. 清·陳文達：《臺灣縣志》，頁207。

〈台灣佛教新史〉之八——清代來自黃檗山僧侶

癸酉，僧繼成募緣重建。」<sup>9</sup>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府城左營守備孟大志（生卒年不詳）建黃檗寺（庵），康熙三十一年（1692）毀於祝融，翌年由僧人繼成募緣重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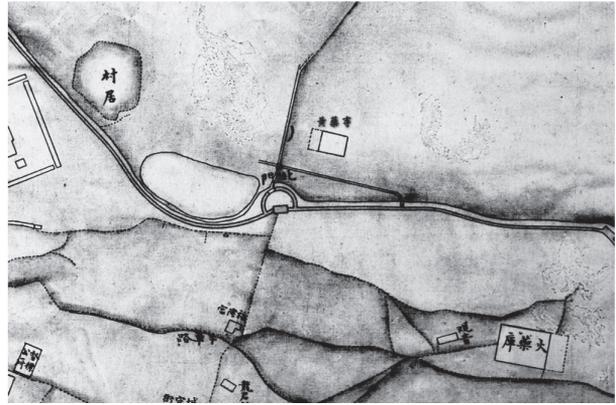
關於「僧繼成」，前文〈明鄭時期的逃禪「遺民僧」與禪派〉已分析，他曾名列康熙三十四年（1695）府城海會寺鑄造之梵鐘銘文上的「諸山鎮釘助緣和尚」中。

李添春的〈臺灣佛教史要〉載：「隱元禪師之弟子日僧仲祺和尚，曾住福清黃檗山時，有見住臺灣之法弟繼成，登山請設齋上堂。」<sup>10</sup>可知繼成和尚乃來自黃檗山之僧人。

孟大志為「江南上元人，行伍。康熙二十五年任；二十九年，陞太原鎮右營遊擊」。<sup>11</sup>康熙二十五年（1686），孟大志出任鎮標左營守備，康熙二十九年（1690），他已陞任太原鎮右營遊擊，當康熙三十一年（1692）黃檗寺毀於火災時，孟大志早已離開台灣。

## （二）府城黃檗寺僧侶

建於 1688 年的府城黃檗寺規模應屬官方大寺之一，從康熙末年的台灣民變「朱一貴事件」可窺其端倪。



由 1875 年間的〈臺灣府城街道圖〉中，可看出黃檗寺位在府城的北門外。

9. 清·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220。

10. 李添春：〈臺灣佛教史要〉，頁 937。

11. 清·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頁 420。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二十六期

康熙六十年（1721）四月，朱一貴（1690-1722）事件爆發，府城黃檗寺成為官方重要抗民變基地，據藍鼎元（1680-1733）之〈覆臺變在事武職四十一員讞語（代）〉載：「鎮標中營把總周應遂，在南路赤山戰傷被擒，擊縲牛車，於春牛埔陣上遇陳宋救回。及府陷，往黃檗寺為僧，在寺中密製『大清』旗，與千總康朝功、把總李先春、韓勝等謀為內應；事洩奔逃。」又「鎮標左營把總李先，獸醫魏本忠保之得釋，與黃檗寺謀內應不果」、「臺協水師右營把總韓勝，戰敗負傷逃匿，潛與黃檗寺謀內應不果」。

原淡水營中營千總何太武，康熙六十年二月俸滿，本應離台赴廈，因病稽遲「及府陷，削髮為僧，與黃檗寺謀內應不果」。又「金門鎮標右營千總康朝功，帶領班兵到臺，戰敗被傷，雜死屍中以免。及府陷，為賊所擒，賂賊兄戴顯得釋，入黃檗寺為僧，與周應遂等謀內應；事洩，逃匿破柩六日，僧寄淵密送飯食得不死」、「道標把總陳喜，或有言其在林曹處辦事，而該弁則供為林曹所獲，僧寂興保之得免；則蹤跡未可定也」。藍鼎元評論此節云：「黃檗之謀事雖不就，其志可嘉。」<sup>12</sup>

從上述文獻可得知，鎮標中營把總周應遂、鎮標左營把總李先、台協水師右營把總韓勝、淡水營中營千總何太武、金門鎮標右營千總康朝功等人在平定朱一貴民變中兵敗，或於寺中密謀，或削髮遁入黃檗寺中，可見黃檗寺不僅為官寺，其規模恐係不小，故云「黃檗寺，在大北門外；地曠境幽，擅林泉之勝，題詠甚多」。<sup>13</sup>寺地應頗廣大，否則難以容納軍方人員進出藏匿。更重要的是，黃檗寺之創建者孟大志為「左營守備」，故知寺院與軍方的關係匪淺，才

12. 清·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頁 747-751。

13.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詩鈔·東寧百詠》，頁 329。

會在朱一貴民變中成為抗敵基地。

在黃檗寺作為抗敵基地時，上文中提及二位出家人，一位是為敗將金門鎮標右營千總康朝功送飯的寄淵，另一位是為道標把總陳喜作保的寂興，但其出身背景無所知悉，只知為黃檗寺僧。

### （三）府城黃檗寺的消失

黃檗寺作為清代重要官寺之一，在「朱一貴事件」中，成為敗逃官兵隱匿或密謀之地，並立下後來平定朱一貴有功之要寺；然而不過十數年，到了乾隆初年，黃檗寺已經衰頹。乾隆三年（1738），舉人陳輝的七言律詩〈鎮北門晚眺〉第四句「僧歸廢寺鐘尚寂」，特別於詩後加註「城外有黃檗寺」。<sup>14</sup> 陳輝的詩文收在范咸（1696-1771）於乾隆十年（1745）起修、十二年完成的《重修臺灣府志》，<sup>15</sup> 故可知黃檗寺在約 1738-1745 年間，呈現僧人散去、寺廢而鐘聲停頓狀態。

原本是守備孟大志所建的官寺黃檗寺，在歷經「朱一貴事件」後的 20 年間，似乎官方已置之不理，任其荒廢，但是乾隆末年，黃檗寺仍然屹立。據嘉慶十二年（1807）嘉義學教諭謝金鑾（1757-1820）總纂的《續修臺灣縣志》載：「（黃檗寺）乾隆五十六年里人修」。<sup>16</sup> 乾隆五十六年（1791）重修黃檗寺的「里人」，未見官方介入記載，此時距離康熙三十二年（1693）僧繼成募建重修已逾百年。

14. 清·謝金鑾：《續修臺灣府志》，頁 342。

15. 楊護源：〈清代《臺灣府志》的纂修與綱目義例之比較〉，《臺灣文獻》第 58 卷第 4 期，2007 年 12 月，頁 174。

16. 清·范咸：《重修臺灣府志》，頁 802。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二十六期

乾隆末年黃檗寺重修之後，台灣方志再無黃檗寺相關資料，黃檗寺之拆除乃是日本殖民前期之作。

1910年6月，新聞刊載一則消息謂：「大北門外黃蘗寺邊，現當局創置一藥圃，命技師向各地搜羅，熱心研究，移植試種。聞其成績良好，將來大有厚望，目下將該寺折（拆）毀，擴張苗圃更加整頓云。」<sup>17</sup>原來日本殖民當局在黃檗寺旁開闢藥圃（有說育苗試驗圃），因為試種效果良好擬擴大面積，而將已荒廢的黃檗寺拆除，最晚至1913年3月，黃檗寺已片瓦不留，文人高漢津寫下〈過黃檗寺故址有感〉道：

我來黃檗山頭寺，無數苔花遍地愁。  
香火煙硝碑沒迹，菩提鐘斷水空留。  
苦心莫問當時事，弔古徒餘落日秋。  
無限滄桑興廢感，可憐片瓦不曾留。<sup>18</sup>

2004年夏，日本學者野川博之從台灣友人黃櫻楚處得知，當年拆除的黃檗寺尚留下一尊木刻文衡聖帝像（關聖帝君），保留於台南市天壇天公廟中，野川有些想法浮上心頭，欲釐清神像背後是否刻有「黃檗寺」字樣？此像是曾奉於黃檗寺而今已不存？還是寺廢之後隨之遷奉於天壇？

經過三次擲筊，野川獲得神明「聖筊」的允許拜見，他形容所見之文衡聖帝像：「是木刻像，刻著佛像般的衣紋，現在則是穿著由信徒捐贈的衣冠，脫下穿在身上華麗的衣服，這是筆者作夢都想看的背後。遺憾的是，全身被塗滿綠色的背後，並未見『黃檗寺』

17. 〈南部通信／整頓藥圃〉，《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6月30日，6版。

18. 高漢津：〈過黃檗寺故址有感〉，《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3月29日，6版。



供奉於台南天壇天公廟的文衡帝君神像(中)

的刻字被油漆覆蓋的痕跡。」<sup>19</sup>

由於文衡聖帝像已被塗上新漆，故無法判斷其歷史。根據《臺灣縣志》中「黃檗寺……前祀關帝」之記載，天壇所供奉的這尊文衡聖帝若原為黃檗寺所有，則是台灣宗教史上重要歷史文物。

目前黃檗寺遺址上聳立著的是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鐵道宿舍，而苗圃也早不見蹤跡。

#### （四）宜蘭昭應宮〈黃蘗流芳〉牌位

建於清嘉慶年間的宜蘭昭應宮，祖堂供奉兩塊僧侶的大牌位，一塊為〈南院衍派〉，另一塊為〈黃蘗流芳〉。關於昭應宮創建歷史，據《噶瑪蘭廳志》載：

19. 【日】野川博之：〈台南に黃檗寺の影を求めて〉，《黃檗文華》第百二十五（2006年6月），頁198-199。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二十六期

天后廟：俗呼「媽祖宮」，在廳治南街，東向。嘉慶十三年，居民合建。中塑神像；左祀觀音菩薩，右安置萬壽龍亭。……募僧住持（道光十四年改西向，規模較為宏敞）。一在廳治大堂之右，東向；一佛堂，一外廳，一庭院，前後俱三楹。中奉神及觀音塑像，左奉火神，右奉藥王牌位。嘉慶二十二年，官民合建。護通判范邦幹額曰：「瀛海慈航」，通判高大鏞額曰：「祥凝福海」。<sup>20</sup>

據引文可知，俗稱「媽祖宮」的昭應宮，建於嘉慶十三年（1808），並募僧住持。另據《噶瑪蘭志略》載：

天后宮，在廳治南，東向。嘉慶十二年，居民合建。右龍亭，兩翼廊直達外門，護以木柵。……渡船香燈銀共二十元，大船稅二十元，俱作香火，募僧住持。一在廳署大堂之右，東向，前後三楹。嘉慶二十二年，官民合建，左奉火神，右奉藥王。<sup>21</sup>

《噶瑪蘭志略》載昭應宮創建年代為嘉慶十二年，比《噶瑪蘭廳志》記載早一年，其他歷史記載則兩志無甚差異。因宮廟所收香燈銀用來聘請僧人住持，因此可以推斷，昭應宮創建後（1807-1808）已聘請僧人住持。

〈黃蘗流芳〉牌位供奉十位僧人法號：開蘭第一代順寂沙彌光石玉公、開山臨濟正宗順寂沙彌秋桐月公、臨濟正宗願成承公一

20. 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60種，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頁118。

21. 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臺灣文獻叢刊》第92種，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頁61-62。

〈台灣佛教新史〉之八——清代來自黃檗山僧侶

位、臨濟正宗三十九世上西下崑峨、臨濟正宗四十一世比邱正昌隆、示（順）寂沙彌建章號德公·妙香恩公·六乙就公·明琳榮公·香琳覺公之蓮座。

其中尤為注意的是「開蘭第一代」與「開山臨濟正宗」字樣，表示這兩位僧人是宜蘭首位僧人，以及昭應宮第一代住持。清代噶瑪蘭廳的建置年代大體是嘉慶十五年（1810）奏請，嘉慶十六年（1811）十月批准，嘉慶十七年（1812）八月正式設官治理；<sup>22</sup> 也就是說，昭應宮聘請僧人住持無論是「開蘭第一代」與「開山臨濟正宗」，皆不會晚於嘉慶十七年。

根據《黃檗山志·黃檗傳法法派》載〈明第一代黃檗開法圓悟密雲祖師源流法派〉為：「祖-道-戒-定-宗-方-廣-正-圓-通-行-超-明-實-際-了-達-悟-真-空」，〈清第四十代住持開法達光道暹禪師續立法派〉：「三-昧-原-無-相-一-秉-妙-厥-中-現-前-機-用-大-豁-露-本-來-衷」。<sup>23</sup> 雖然晚清達光道暹禪師續立法派，但從道光四年續修的《黃檗山志》44代住持法號來看，仍按圓悟密雲祖師（1566-1642）源流法派傳承。

若從臨濟下 22 世（天台 15 世）閩中雪峰祖定禪師演派二十字，接黃檗開法密雲圓悟派下，則前述台南大天后宮現存牌位：「第



宜蘭昭應宮〈黃檗流芳〉牌位  
（鍾旻融 / 提供）

22. 陳進傳：〈清代噶瑪蘭廳的建置〉，《宜蘭農工學報》9卷，2002年12月，頁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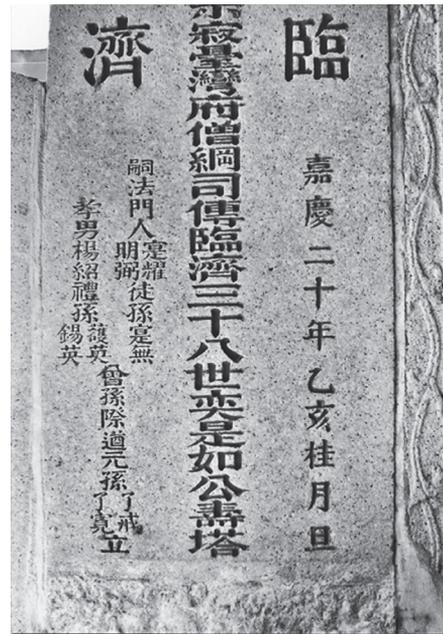
23. 清·性幽獨往等編訂：《黃檗山寺志》第1卷，GA084n0086\_001, 0023a03, CBETA。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二十六期

一代泉洲開元當山示寂傳臨濟正宗第三十四世主席黃檗四堂誌戴良準紫雲弘開戒法標大和尚蓮座」即黃檗山第 14 代住持良準明標，乃自臨濟下 22 世雪峰祖定禪師以後第三十四世，與牌位上之記載吻合。若以台南海會寺「示寂臺灣府僧綱司傳臨濟三十八世奕是如公壽塔」（參見右圖），此「奕是如公」，全稱為「奕是超如」，乃《黃檗山志·黃檗傳法法派》之「超」字輩，應為雪峰祖定禪師下臨濟第三十三世，<sup>24</sup>高於良準明標一世，惟壽塔記為「傳臨濟三十八世」，不知何因。

就昭應宮〈黃檗流芳〉牌位的「臨濟正宗三十九世上西下崑峨」、「臨濟正宗四十一世比邱正昌隆」，從皆屬黃檗臨濟法脈來看，比對台南海會寺「傳臨濟三十八世奕是如公壽塔」，落款時間為「嘉慶二十年乙亥桂月」，即知奕世超如圓寂於 1815 年 8 月，其住持海會寺時間與昭應宮創建於嘉慶十三年前後接近，從同來自黃檗山而言，其演字應為「行-超-明-實-際」中的「明」與「實」字輩，即「臨濟正宗三十九世上西下崑峨」及「臨濟正宗四十一世比邱正昌隆」，有可能法號為「西崑明峨」與「正昌實隆」。

無論如何，福建黃檗（藥）山的臨濟宗傳承於明鄭以降，至清代嘉慶仍在台灣南北衍傳，隨著福清黃檗本山於道光後期再度毀於祝融，僧徒四散，有可能移錫海外台灣，因此黃檗僧人出現在宜蘭並不為奇。



台南海會寺奕是如公壽塔

24. 參見開元寺：《物華天寶話開元》，台南：開元寺，2010年，頁 67-68。

#### 四、結語

福清黃檗山萬佛寺自明末清初禪僧密雲圓悟主持時「黃檗宗風，于斯始振」，至於費隱禪師住持後「恢張祖道，永為十方禪刹。衲子無遠近，望風率至」，繼以隱元禪師「大振臨濟之風，中興黃檗之道」，在亘信禪師主持後，雖「世界紛紛，僧俗戚戚」，「幸祖道如故，大教不祧」。亘信禪師圓寂後，黃檗山陷入「歲久不修，板字漫漶，數十年來，棒喝之遺、興詠所及，又與落葉飄風逝焉俱泯」之境地，<sup>25</sup>「越至乾隆年間，棟梁漸被颼颼剝落，殿宇旋驚，風雨飄搖」。<sup>26</sup>

雖經乾隆年間的重修，但「不料滄桑易變，閱數十年，而寺宇漸復傾頹，緇流盡皆散處矣」，<sup>27</sup>加上「邇奈禪宗叢脞，知識凋零，保社傾頹，清規廢弛。淨土草深一丈，緇流星散十方」，<sup>28</sup>黃檗山再次重整則要到道光年間。

從乾隆至嘉慶的數十年間，黃檗山僧四散他去，宜蘭昭應宮所發現之〈黃蘗流芳〉牌位記載黃檗山僧侶群，極可能是來自此一時期。值得注意的是，黃檗山的法脈屬於密雲圓悟一系，為臨濟宗傳承之一，也許來自黃檗山的僧侶未必註明「黃檗衍派」，正如台南大天后良準明標一樣，宜蘭昭應宮〈黃蘗流芳〉牌位的發現，證實了連雅堂「黃蘗之徒，實授衣鉢」的說法。

25. 清·張縉雲：《黃檗山寺志·續脩黃檗山誌序》第1卷，GA084n0086\_001, 0003a02, CBETA。

26. 清·蘭圃清韻：《黃檗山寺志·黃檗山續誌序》第1卷，GA084n0086\_001, 0007a02, CBETA。

27. 同註26。

28. 清·達光道暹：《黃檗山寺志·黃檗重脩寺誌序》第1卷，GA084n0086\_001, 0005a02, CBETA。